

月出松谷

项丽敏

春夜山间，鹅黄的满月，被松树的树冠托举，就要离开山岗。夜空是注入墨汁的蓝青色，松林里墨汁注入得更浓，仿佛夜晚的翅膀是从林子里张开、飞出，而不是从天空缓缓降落的。

这是一幅名叫《宵樱》的月亮出山图，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。在这幅画作里，月是画眼，樱是画魂。雪青色的山樱像是盛开在梦境的梵花，绚烂又静谧。每一片花瓣上都有光，淡白的、接近透明的荧光。那光不是来自高处的月亮——刚出山的月亮还没有朗照万物的光芒。那光来自花朵本身，来自那驱使花朵在暗夜绽放的、寂寞又纯净的欲望。

那光也可能来自画家的眼睛，来自他近于祈祷的心愿。

画家东山魁夷就站在樱花树下，他走了很远的路，从白天走到黄昏，走到暮鸦驮着落日余晖消失在天边的时刻，“园山的夜樱闻名遐迩，我很想去观赏那里垂樱盛开时的姿影，观赏春宵时满月与樱花呼应的情景”。

当东山魁夷在去往园山的途中、看见明月正漂浮在东边的苍穹时，沮丧不已，他是想在园山的樱花下赴会月出的，并非去看高悬天际的月亮。

东山魁夷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加快了脚步。匆匆到达园山时，月亮还在山那边——他赶在了月亮的前面，比月亮早一步到达园山。

有山的地方，月亮总是要出来得晚

一些。想想看，那么高的山，要慢慢爬上山顶，得费多少时间呐。

东山魁夷如愿以偿，看到了他期待的场景，“山峰明亮，月儿只露出半边脸，从发紫的夜空冉冉上升。此刻花儿也在仰望着月亮，月亮也在俯视着花儿……”

樱花只开七日，短暂春天的象征。而月亮也是常缺少圆，且有天气的多变，阴雨莫测。一个人即使活上半生，若无心于大自然之美的探寻，也难得与如此良辰邂逅。当我们有幸邂逅，即使不能像画家那样，以画笔将转瞬即逝的一刻变成永恒，也要在心里镌印下这瞬间的光华。

我曾自诩为“月亮爱好者”，晚间走在路上，会下意识地天空寻找月亮，只要看见月亮，哪怕是一弯细月，也会停下来凝视，在心里分泌出“安宁”和“幸福”的汁液。我不知道这世间还有什么能像月亮那样，只需看上一眼，就能从她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、平静的力量。

和东山魁夷比起来，我这个“月亮爱好者”只是赝品，即使我也写过和月亮有关的诗，写过关于月亮的散文，仿佛看见那么好的月亮不写下来就是辜负，是不可原谅的。但我写的种种，多半已不记得了，而东山魁夷的画作，只需闭上眼睛就能清晰地看见，如同挂在面前。

除了画作，东山魁夷在散文里也留下过月亮的踪影。“沿着篱笆走在竹林间

昏暗的小路上，虫声不绝于耳，树枝摇曳，把稀疏的影子投在我脚下，回首仰望，圆月当空。”“月光透过相交相叠的纤细竹叶，像透过筛子似的散落在地面上，落叶映出青白色的月光，犹如蒙上了一层霜，然后又吸进黑暗，明暗交错，画出了一副斑驳的图案。”

不能再录东山魁夷的文字了，在自己的文章里大段挪移前人的文字，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可不是值得炫耀的事，甚至是耻辱。但我又忍不住要将他的文字搬运过来，让更多的人看见，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，那些只能看见夜空而不见月亮与星光的人，那些在嘈杂的喧嚣里听不见自然天籁、也听不见自己内心泉流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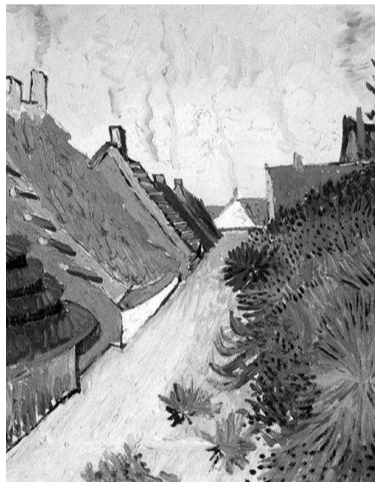
东山魁夷还有一幅《月出》的画作，颇似我夏末时在黄山松谷庵看见的情景。《月出》中的月亮是山谷的月亮，在两峰交叠处升起，画面虽是冷色调，却比《宵樱》明亮几个色度。在这幅画里，除了蓝青，东山魁夷还用了群青——这两种颜色都是他钟爱的，将钟爱的颜色赋予钟爱的事物，这样的特权，也只有画家可以拥有吧。

夏末秋初时，我在松谷庵连着看了两晚的月亮，第一晚是中元夜，到达时是 19:47 分，还是去晚了一步，月亮已经离开山顶了。第二晚总算看到月亮出山的全过程，时间是 20:30 分，比前一晚出山推迟了大约 50 分钟。

守候月亮出山的时间，就像守候一个神迹的诞生。是的，在寂静山谷观看月出，更能感受到“诞生”这个词的力量与原始美，感受到守候过程的神圣。当我们在人间生活得越久，怀着庄重与虔敬守候的东西就越来越少。

月亮就要出山了，你看两峰交叠处清澄的月辉已涌进山谷，像宣纸上的墨汁，洒开，洒开——像月亮的信使，驾着时间的马车提前到达。

在月亮出山的那一刻，我听到林子里传来蝉的夜歌和秋虫的齐声吟唱，也听到东山魁夷隔空传来的声音，“唯有自然不辜负，珍惜眼前这时刻吧”。



序跋精粹

城愁曰闲愁

王国华

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街道上的人一个都不认识，店铺门口的招牌排着队瞪我。一下子吓醒了。强烈的太阳光在窗帘缝隙里挑出一道白。

多年前，所有的异地都算得上美梦。幼年在华北大平原的小村子里，梦见自己逃离了尘土飞扬的故乡，走进了干干净净的城市。年轻时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，梦到了细雨飘摇的水乡。明知是虚幻，却不舍得醒来，想让梦境勾勒得更详尽些，谁知用力过猛，笔划跑偏。睁开眼，懊恼半天。

以后我也许还会到其他地方，但现在，深圳已是身心俱安的故乡。做梦都不愿离开。从外地返回，一下飞机，闻到熟悉的植物的气息，吊着的小石头，轻轻落下来。啾啾，细微的回响。

这又能说明什么呢。久居此地，渐渐慵懒，依赖。打开门，迎接自己的如果不是昨天那棵榕树，变成了一株木棉，可能会有一点欣喜，更可能是心慌。因为系在枝头的那段时光也随着消失了。

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：

我总是无缘无故地设想，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他常年和家人在海边捕鱼，捞螃蟹，养蚝。每天迎着朝阳出海，夕阳西下时随着波浪返回岸边。

有一天再回到岸上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石头筑成的矮房子已经被扒掉，一排排新鲜的高楼矗立在那里，仿佛几十年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自己倒像个闯入者。那些楼房俯视着他，显得他更加渺小。

……

他在丰富的物质海洋里，找不到自己的故乡，更找不到自己的童年了。

这是深圳原著民的写照。这是他们的乡愁。不，准确点说，渔村已变成城市，我把这种无所适从的感受，命名为城愁。

乡村在被大幅改变的同时，城市的改变其实更大。街道一条条铺开；超市和饭店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；川流不息的人来了去，去了来；光秃秃的道路两边一夜之间长出了参天大树；昨天还热热闹闹的城中村第二天就被拆成断垣残壁。大拆大建的表象之下，是人心中的动荡与漂泊。

或因幼年生活带来的阴影，对我而言，基本没什么乡愁。那数十年不变的村庄，冬夜在村口惨叫的野狗，从开始有记忆到离开它们，始终没有从中感受到美。时至今日，乡愁简化为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变化的排斥和抵制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内容，但说来说去，仍是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怀念（虽然田园牧歌居多存在于想象中）。

过去这些年，传统工厂大批倒闭，或曰腾笼换鸟，或曰更新升级。以制造为基础的工业，早已演变为另一种乡愁。今天的网络化数据化，名为城愁，莫不如说是乡愁的升华。它对农业和工业布局下的生活未必是一种消解，迭代无处不在。

问题来了，城愁是什么？因为旧城改造，老城消失，新的小区拔地而起而产生的怅惘和失落吗？会有一些，但一定不是全部。如果愁绪仅仅是换了一个附着物，从院子里的老牛转移到公园里玩过的碰碰车，这样的“城愁”，自然是简单的。

城市里人多，职业多，建筑多，甚至植物种类也不比乡村少，因此，故事就多，可能性就多。如不可测的深井，汲取的水也多。内容更庞杂，指向

更多维，由此带来的城愁有着更丰富的内涵。

比如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改变一种生活方式。在相对封闭的村子里，你随时可以敲开邻居家的门，施施然而入。他永远跑不了的。在城市里，他的微信删掉你，自此一别两茫茫。

这里也会产生更多期待。若非如此，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。我曾经问过一位朋友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那些年，深圳及周边的东莞，缺乏安全感、乱，为什么远方的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？脚是诚实的，嘴里骂着街，还是用脚投了票。

如此这般，只能在密集的人群中产生的情绪，都是愁绪之一种。城愁不是愁苦，略似一种闲愁。在不确定中，在期待中，在失落中，在各种莫名的复杂的感受中。

站在街头，每个擦肩而过的人，他（她）的眼神里都流露着城愁。他们偶尔停下来，抬头望望天，就会闲愁溢出。

我心里藏着两个词，一个是忧伤，一个是传说。

听汪峰的歌曲《北京，北京》，前奏响起，有一种感觉：同为一线城市，北京有忧伤的气质。而深圳没有。忧伤是从容的，要有几百年的酝酿，上千年的沉淀。一个几十年的城市，似乎还不懂得忧伤。在火热的深圳，成千上万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。他们的泪，他们的血，他们的爱恨离愁，没有忧伤做背景，瞬间都被抹掉了。

还是北京。姜文的电影《邪不压正》里简单提到一句话，把主人公想象成燕子李三。我的家乡离北京很近，小时

候听了不少燕子李三的传说。看到燕子李三几个字，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北京的影子。这就是传说的力量。当下深圳的传说是什么？是任正非、是马化腾、是平安大厦，还是大疆无人机？这些都是，但缺少一种更“人”的东西，一种具体的，可以具化为你我的那种传说。

所以就想，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塑造一种缓慢的忧伤的情绪，赋予这个城市一些传说。这种赋予，不是对既有的否定，相反，是在首先认可这个城市的世俗“成功”之后，有意识进行的文化塑造。

但忧伤和传说，与城愁又是什么关系？

在我的理解中，忧伤和传说，不是目的和终极，是一块幕布，是一个城市经历了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之后，糅合了自己的各类特性，固定下来，形成的背景墙。它让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城市，或者说，不再是生硬的建筑的集合体，而像一个“人”了。在此背景之上，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城愁便有所寄托，表达出来的具象，不再是简单的嚎哭或傻乎乎的大笑，而是晨光里叽叽喳喳的鸟鸣。梦中的人，脸上露出微笑，枕头上流着泪水。

我不着急。人到中年，写作上的功利性几乎消隐至无，相应觉得应该多做一些愿意做的事。比如，我要为这个城市铺一层底色。能铺到什么程度，由天也由我。我可以每年一本到两本书，认认真真地写。十年后，有十多本书写深圳的书籍排在这里，便是我的城愁的呈现，亦是纾解。

（本文为作者新书《街巷志：深圳已然故乡》自序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20 年 8 月版）